

# 俗說



SHUOJINANHUA  
XILIECONGSHU

# 濟南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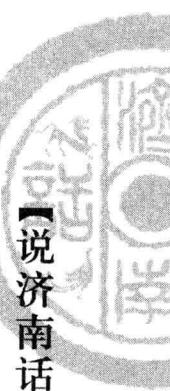
董文斌 编著

济南出版社

【说济南话】系列丛书

董文斌 编著

# 俗说济南话



济  
南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俗说济南话/董文斌编著. —济南:济南出版社,

2013.8

ISBN 978 - 7 - 5488 - 1041 - 4

I. ①俗… II. ①董… III. ①汉语 - 俗语 - 汇编 - 济南市 IV. ①H13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9015 号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二环南路 1 号(250002)

**网    址** www.jnpu.com

**印    刷** 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39 千

**定    价** 46.00 元

**法律维权** 0531 - 82600329

(济南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可随时调换)

# 序

许多年前我就听说，董文斌先生在搜集、整理和研究济南方言俗语方面颇有成就，便一直期待着能早日看到董文斌先生辛勤劳动的成果。当济南出版社的同志告知，在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的支持下，他们近期将出版董文斌先生编著的《说济南话》系列丛书时，我十分高兴，大有喜出望外之感。所以，当出版社的同志要我为该系列丛书写几句话时，我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答应了。

然而，真到敲字时，我却感到犯难了。因为关于济南方言俗语该说的话实在太多，自己竟不知如何切入话题好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方言俗语是透视一个地区人们社会生活的广角镜。透过这一广角镜，人们不仅可以看到该地区的乡缘风土特征，还可以看到该地区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所呈现出的多彩文化。所以，当我面对这一广角镜时，竟然一下子“懵住”了。于是，我想到不妨先搬用点现成的。

先搬来的是块“他山之玉”——那是济南文史专家张继平先生在他的《济南老话》一书中写的“卷首语”：

“无论多么惊天动地的事件一旦成了历史，就失去了声音。有一天我忽然发现，那一段段响动的历史竟然一直挂在我父老乡亲的嘴边上。

你从那一句句土得掉渣的话语里，能听得见济南人的心跳，听得见那种种一瞬即逝或无休无止的文化源流，听得见各

种文化朝朝夕夕的雨打风吹，以至于雨打风吹下的济南人的命运。”

我觉得，张继平先生如此解读“济南老话”，是对济南方言俗语有了透彻领悟的。

接下来搬的是我曾在《济南方言》“前言”中写过的两段话：

“一个没有自己方言特色的城市，多半是一个文化趣味欠缺的城市，也是人们不愿解读的城市。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济南方言既属于济南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济南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济南地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与济南人长期使用的方言，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说，济南方言也是济南重要的历史文化符号。”

“如今，随着普通话的普及，方言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已渐行渐远了，但方言的文化魅力是不会因为普通话的推广而消失殆尽的。正如我们当今的城市建设一样，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石库门、湘西的吊脚楼、皖南的马头墙等等，虽然在推土机的轰鸣中一片片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色的高楼大厦，但四合院、石库门、吊脚楼、马头墙等的文化魅力是永存的。我们可以这样说：济南方言在济南人心中是永存的，它是济南人精神家园中永恒的主题之一。”

搬用了以上现成的东西后，依然意犹未尽，因为用它们来论说济南方言俗语，难免会有“咫闻管见”之嫌和“以偏概全”之弊。但想来说得再多也都是在“务虚”，不如就此打住改说点“务实”的。

话题还是应该回到董文斌先生的《说济南话》系列丛书上。

《说济南话》系列丛书，是董文斌先生花费几十年心血搜集、

整理的一套专门研究济南方言文化的丛书。丛书分为《俗说济南话》、《济南老民谣集锦》、《济南老侃子集锦》、《济南老俗话集锦》、《济南方言俗语》五种。在《俗说济南话》一书中，作者从专业角度，用通俗的语言，对“济南话”进行了系统的考证诠释。文字亦庄亦谐、妙趣横生，严谨中不乏诙谐简练，通俗中不失高雅品位。最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将济南方言中很多生涩难懂的语词（包括被人们认为是无源可查、无字可考的语词），一一找出了本字，说明了来源，解释了语意，解决了许多在济南方言研究中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为推动济南方言文化研究做出了贡献。

这套丛书中的三部《集锦》各有特色，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济南老民谣集锦》。该书收录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济南民间曾经流传过的近千首民谣。这些老济南民谣，内容丰富多彩，涵盖了老济南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形式不拘长短，语言形象生动、简练上口。有些老民谣虽“俗得掉渣”，但其生动幽默的表现方式、蕴藉丰富的文化内涵，令人喜闻乐见、回味不尽。作者对济南老民谣的发掘、整理工作，填补了济南民俗文化研究的空白，其筚路蓝缕之功极富开创意义。《济南老俗话集锦》和《济南老侃子集锦》也各有特色，比如作者所收集的大量济南歇后语，就是一大“看点”。这些歇后语，既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容，又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有极强的表现力，让人感到十分亲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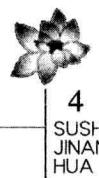
《济南方言俗语》是继前些年语言学家钱曾怡教授主编的《济南方言词典》出版后，新推出的一部济南方言工具书。应该说，这两部济南方言词典各有所长，皆堪称关于济南方言工具书的力作。本书的编者，从一个“老济南”的角度，对济南民间的方言俗语进行了梳理和解释，并一一列出出处、引文及例句，对人们迅速、准

确地了解济南方言的词义和特点，大有裨益。该书既遵循了语言学工具书的编写规范，也具有通俗性和可读性。

董文斌先生不是语言学界的专业工作者，但他在济南方言俗语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无疑是对语言学研究领域（特别是方言研究领域）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也是对发掘、研究济南历史文化，传承、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所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我为《说济南话》系列丛书的出版而感到高兴，更为济南地方文化有像董文斌先生这样的忠诚守望者而感到高兴。

荣 斌

于2013年端午节



# 目 录

啊讴儿嘀/1	顶 缸/49
腌 腊/3	豆 枕/51
唵和揩/5	多一捞摸/53
拔 脍/7	鼓鼓珰子/55
扒豁子/9	跔 蹤/57
屁 屁/11	孤 堆/59
拖 窝/13	孤 拐/61
帮着瞎子打瘸子/15	官官的/63
笨和笨蛋/17	过俳俳儿/65
鼻涕往上流/19	喊 山/67
埠土、面饽儿和白醭儿/21	行行子/69
草妻子/23	含着骨头露着肉/71
犖/25	恨人不死烧笊篱/73
呲 打/27	“呼喝儿”与“糊盒儿”/75
刺 挠/29	摺和摑/77
沮/31	葫 弄/79
抽懒老婆/33	和上黄泥烀着吃/81
唵 饭/35	谎花儿/83
戳黏竿儿/37	豁子 撞撩 划膛/85
打尜儿/39	火 势/88
打呱儿/41	济和济着/90
谠 谈/43	将将着/92
倒 沫/45	蠻和蠻/94
跌 裳/47	鞏和鞏/96



- 痕 筋/98  
卷 人/100  
撅嘴骡子卖了个驴价钱/102  
开花馍馍/104  
扛墙根儿/106  
呵 磬/108  
懥/110  
诓/112  
横/114  
稠 稠/116  
狼 窜/118  
捞干饭/120  
离把(一)/122  
离把(二)/124  
利 亮/126  
零碎着薅拉/128  
六指儿划拳/130  
眊 昧/132  
馍馍和卷子/134  
“馍”和“么”/136  
鞔/138  
鞔裤腰/140  
鞔了大花鞋/142  
模 量/144  
木 乱/146  
暖和暖和上炕晌/149  
攘 摊/151  
年 时/153  
年 下/155  
宁许山上一头驴,不许河里一条鱼/157  
弄 耷/159  
努劲拔力/161
- 跛 缝/163  
痹 痹/165  
苹 果/167  
縷縷儿/169  
“齐溜”和“球”/171  
漒和隰/173  
强 梁/175  
挈、挈着、挈揀/177  
曲 蟠/179  
人欢无好事,兔子欢了挨鸟枪/181  
赛/183  
微 子/186  
操/188  
善茬儿/190  
瘳人毛/192  
銚 錶/194  
使得慌/196  
施 为/198  
“施张”和“屎涨”/200  
漱 口/202  
摔瓦屋儿/204  
死不烂殉/206  
丝 淇/208  
四里山儿后头/210  
四六不通/212  
嗉 子/214  
贪多嚼不烂/216  
踢的种种/218  
剃头打三呱儿/220  
投皇上/222  
投 酒/224  
偷驴的跑了,逮住拔橛儿的了/226



五 腋/228	洋 盘/256
舞 弄/230	一 景/258
侮 弄/232	有心下蛋无心掩/260
掠/234	蚰蜒和草鞋底/262
嘘苦与撒 嘘苦/236	越扶越醉/264
剜 眼/238	栽 派/266
惹花儿/240	脏 纹/268
心不在肝上/242	贼走抡扁担/270
虚 喧套/244	扎 挂/272
压 沉/246	搌布和抹布/274
压摞摞儿/248	站起来翻身/276
眼皮子汤/250	猪毛绳子/278
蔫 悠/252	装么儿/280
阳 沟/254	

## 啊讴儿嘀

小孩子们在一起做游戏，特别是一些带有竞争性的游戏，第一个考验就是要“分伙儿”。就是分成人数、实力相当的两个或几个不同的“帮派”。这“分伙儿”里面的讲究非常多，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的。首先，得考虑到分到自己伙里的人，是否有能力，能否完成游戏的项目。在这一点上，还真像打仗时的兵力部署和搭配。参加游戏的小伙伴们，个人的能力参差不齐，体格有胖有瘦，个子有高有矮，各自的本事有强有弱，如果将强的或者弱的全部分到一个伙里，显然是不公平的。于是，济南的小孩子就发明了一种貌似非常公平的分伙儿方式，叫“啊讴儿嘀”。在很多地方，叫“手心手背”。

游戏之前需要“分伙”了，所有游戏的参与者都将一只手藏到背后，一齐喊“啊讴儿嘀”，在发出“嘀”音的同时伸出手心或手背。伸出手心的为一伙，伸出手背的为另一伙。用“啊讴儿嘀”的方式分伙儿是很合理的，这里面不存在强者之间的“预先密谋”，也没有关系好的人之间的“串通”，完全是凭着伸出手来的那一刻来决定结果。当然，有时候，用此方式分出的“伙儿”也有实力相当悬殊的情况，胜负的结果非常明显。遇到这种情况时，经过大家的协商，还可以推翻原来的结果，重新再“啊讴儿嘀”，直到大家都满意为止。但这样的情况，最多不会超过三次。次数太多，就会引起更多人的不满，这游戏基本就玩不下去了。

济南以前曾有首儿歌：“啊讴儿嘀，分大伙。我的兵，跟着我。兵强马壮实力大，吃的香，喝的辣，把他这伙揍趴下。”唱的就是用“啊讴儿嘀”分伙这样一种情景。

如果从一个方言词的角度来定义，“啊讴儿嘀  $\text{ňá } \text{ňóu } \text{r } \text{dī}$ ” 属于一个象声词。它的使用范围很窄，就是专指一种相当于“手心手背”的游戏方

式，不见于字书，辞书里更没有解释。在其他的方言区域里，也没听说过，属于济南当地的一种特殊的方言词。至于从何而来，实在也无法断定。

在济南的儿童游戏里还有很多类似的游戏方式，虽然与其他地方的游戏玩法、规则是相同的，但在叫法上明显带有当地的方言特色。比如有种游戏叫“贼咬贼”，这在其他地方有一个最常用的名字叫“剪刀石头布”。伸出拳头叫“石头”，伸出食指和中指叫“剪子”，伸出手掌叫“布”。规则就是，石头砸剪子，剪子绞布，布包石头。在济南，游戏的规则没变，但在叫法上有些区别。石头叫成“锤子”，布叫成了“包袱”。而名称上除了叫“贼咬贼”以外，也有的叫成“将军宝”。

“啊讴儿滴”也好，“贼咬贼”也好，在玩这些游戏的时候，基本不分性别，男女通用。但是在济南，女孩子常玩的是一种叫“将鼻子将瓜将脚丫儿”的游戏，与“贼咬贼”的规则基本相同。但最大的区别不是用手，而是用脚。双方对面相站，用脚的跳动变幻出不同的姿势，来决定输赢。具体的做法是：跳动一下后，使双脚并拢，则为“锤子”；跳动一下后，左脚与右脚分开，呈前后站立的状态就是“剪子”；跳动一下后，双脚横向分开，就是“包袱”。输赢的规则也是：“锤头砸剪子，剪子绞包袱，包袱包锤头。”

有首济南的老童谣是这样唱的：“将鼻子将瓜将脚丫儿，你要是输了跟我回家，刷锅做饭沮衣裳，明年抱个胖娃娃。”不过，能唱出这样的儿歌的，一般不是文静的小姑娘们，多半是些调皮捣蛋的“蓑衣孩子”（济南方言：此处指调皮捣蛋的孩子）所为。

## 腌 腊

“腌腊”在普通话里发“ā zā”音。在济南方言里的发音是“ŋǎ za”。在发音上需要说明的是：“ŋ”作为声母，是ng的发音。舌后软颤鼻辅音。发音时软颤下垂，堵住口腔通道，气流从鼻腔送出，声带振动。按照济南人的发音习惯，类似“爱、安、恩、益、袄、鹅、藕”这一类字的发音都属这种情况，这是济南方言的一个语音特点。

简单介绍了发音的特点，咱还是来解释“腌腊”这个词。“腌腊”是个很古老的词，在宋代就已经形成，并且有了专门的解释，宋赵叔向《宵繁（kěn qǐ）录·俚俗字义》：“不洁曰腌腊。”而且，在宋代的很多文学作品中这个词就已经出现，并具有了多重含义。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脏，不干净。还有一层含义为：（心里）别扭；不痛快。是将这个词作为方言词来收录的，具体是哪个地方的方言，没有明确标示。《辞海》也有收录，解释为肮脏；不洁。但是，像《汉语大字典》这一类的辞书，解释的就稍微详细了一些。第一层解释为脏。第二层解释为不明不白。第三层含义的解释为恶劣。

这些辞书因为不是专门介绍方言词的，所以，在词义的解释上没能完整地反映出这个词作为方言词在词义上的一些细微的含义。

“腌腊”并不是济南独有的方言词，其他很多地方也都在说。但是，在济南方言里“腌腊”这个词，在遵从古义的基础上，词义有了更多的延伸，便形成了一个带有济南特点的方言词。归纳起来基本有六种含义：  
①脏；不干净。南宋温州九山书会才人编撰《张协状元》：“纸炉里又腌腊，他来供床下睡。”《金瓶梅》第一回：“妇人道：‘叔叔何不搬来家住？省的在县前土兵服侍做饭腌腊。’”济南人会说：“连手也不洗就抓馍馍，真够腌腊的这孩子！”  
②别扭；令人不快；窝囊。金董解元在《西厢记诸



宫调》卷三：“自家这一场腌臜病，病得来跷蹊。”济南人说：“这事儿没给人家办好，心里试着棱腌臜的慌！”③卑鄙；龌龊；丑恶。元臧本《赵氏孤儿》二『一枝花』：“被那些腌臜屠狗辈，欺负俺慷慨钓鳌翁。”明冯惟敏《僧尼共犯》第一折：“按不住龌龊心，听不上腌臜话，谁道俺头陀每（们）不光滑。”济南人就会说成：“那两口子，表面上人五人六儿的，背腚后里净干些见不得人的腌臜事儿。”④使肮脏；弄脏；玷污。《红楼梦》第九回：“看仔细站腌臜了我这个地，靠腌臜了我这个门。”济南人说就是：“上一边儿待着去，别腌臜了我那地窝儿。”“他把球鞋借去穿，腌臜了旁人还有法儿穿吗？”⑤指脏东西。“把这些破七潦烂的腌臜拽得越远越好，省得搁了眼前头恶闷我。”⑥调侃人；讽刺人；使人难堪。“还是拉拉你个人的事儿吧，少来腌臜俺。”

这⑤⑥两层含义，在古书上没见到过例证，但是在济南的方言里，却是常常可以听得到。

“腌臜”这个词，还出现在济南人曾经传唱的老童谣里。有首童谣是这样唱的：

四老妈妈儿真腌臜，  
洗脚水，拌疙瘩，  
没有盐，抠鼻疙渣，  
没有葱花，铰指甲，  
没有油，挤妈妈。

注：这个童谣里唱的是一个邋遢邋遢、不讲卫生的老太太形象，“四老妈妈儿”是个代称，并不是特指哪一个人，可以换上任何一个人的名字。“挤妈妈”指的是挤乳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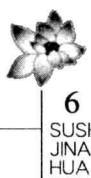
歌谣里唱的人腌臜，说的事儿也腌臜，用的词儿也腌臜。可是，您别嫌腌臜，因为说的就是“腌臜”这样的一个词儿。

## 唵和揩

“一大把五香豆直接往嘴里  $\etaān$ ”。“把手掌心里的药面子直接  $\etaān$  了腿上。”这两句话在济南人听起来很熟悉，意思也都明白。如果问：发音一样，意思基本相同，那是不是就是一个字儿来？这恐怕就得好好儿的琢磨琢磨了。其实，从遵从古义的角度来说，因“ $\etaān$ ”的位置不同，这个词的本字应该写为两个字。

往嘴里  $\etaān$ ，说的是：用手掌握粒状或粉末状的东西往嘴里塞。这个字应该用“唵”。《广韵》：“唵，手进食也”，“乌感切”。唐代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一引三国魏张揖《苍》：“唵。唎也，谓掌进食也。”清代蒲松龄在《日用俗字·庄农章》里写过：“乌感切，青麦，麦芒刺着叫喧唵。”意思就是说，儿童用手掌将大把的青麦一下子塞到嘴里，结果被麦芒扎了嗓子疼得直叫唤。

古天竺高僧伽斯那撰，由南朝萧齐天空三藏法师求那毗地翻译成汉文的《百喻经》中有一篇《唵米决口谕》的故事，说：“昔有一人，至妇家舍，见其捣米，便往其所，偷米唵之。妇来见夫，欲共其语，满口中米，都不应和。羞其妇故，不肯弃之，是以不语。妇怪不语，以手摸看，谓其口肿，语其父言：‘我夫始来，卒的口肿，都不能语。’其父即便唤医治之。时医言曰：‘此病最重，以刀决之，可得差耳。’即便以刀决破其口，米从中出，其性彰露。”翻译成现代话，大概意思就是：“从前有个人，上他老婆的娘家去，正看见他老婆在那里捣米，便走到跟前偷偷地抓了一把米塞在嘴里。他老婆要和他说话，但是他嘴里塞得满满的都是米，没法张嘴，又怕他老婆知道他偷吃生米，又不能把米吐掉，只好不吭声。他老婆见他不说话，用手摸摸脸，脸上还是肿的，便跑去给他父亲说：‘我丈夫刚进门，脸上都肿了，连话也说不出来了。’他岳父一听赶紧找医生来医



治。医生说：‘这可是重病，得开刀才行。’于是用刀刻破了他的嘴。米都从嘴里撒出来，偷吃生米的事也就暴露了。”故事的后面还讲了一些道理，意思是说“很多人干了坏事，却拼命掩饰生怕被人知道，最终还是难逃坠入地狱、恶鬼、畜牲三恶道的结局。就像那个偷米的愚人，因小事怕败露，不肯张嘴，反而被刀割开嘴”。这本书应该是用讲故事的方式宣讲佛经的普及性读物，距今已经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其中，表述的“唵”为“以掌进食”这一含义，应该算是最早的书例了。

再看看“揩”这个字。《方言》：“揩，藏也。荆楚曰揩。”《广雅》：“揩，藏也。”王念孙疏证：“揩，犹揜也。方俗语有侈敛耳。《广韵》：‘揩，手覆也。’覆亦藏也，今俗语犹谓手覆物为揩矣。”就是说，“用手覆盖物体为揩”。

在济南方言里，将“揩”覆盖的含义理解为：①捂；按。比如说“头上出血咧，使手先揩住”。②用手掌将粉末状药物敷在患处。比如说“抓了把没根子土就往腿上揩”。“在疮上揩些药面子，省得恶发了”。③强加的；外在的；与己有关，但不是自身的。“干这个净得罪人，没愿干的，上头硬给揩了咱身上，咱也没法儿”。意思说的就是强加于身的事情。济南有句老俗话“揩了身上的肉不是自己的”，常常用来指说因某种机缘巧合，虽然关系很近，但是因不是己出的、嫡系的或密不可分的关系而有一定隔阂的人或事。④特指把罪名、责任及不好的名声等强行加给别人。比如说“根本就是没影儿的事儿，少往人家身上揩”。“那些不好的名声，都是想糟蹋他的人给他揩上的，其实这人没这么孬”。

如果把“唵”和“揩”这两个同音字作个比较的话，区别在于：“唵”作为动词来说，涉及的范围较小，似乎只是“手进食”这个意思。而“揩”的范围更大一些，不论是什么部位，都可以“揩”，因此，如果在书写的时候，将“手进食”的动作写成“揩”也讲得通。

# 拔 脫

拔脫这个词在济南方言中是个有趣的词，有人说这是句骂人的话，其实也不尽然。济南人会用发音的轻微变化，演绎表达不同的情感。可以用在别人身上，也可以指说自己。如果发成重音“bá dìng”，表达的就是呵斥的语气。相当于滚开、滚蛋：“恁这些蓑衣孩子别在这（里）狗乱，拔脫！”如果口气较为平缓时就喻指离开。“进了门连口水都没喝就拔脫咧。”在这一层含义里，延伸出两个意思：A. 知趣地（自己）离开：“人家都不喜拉咱，咱还是拔脫吧。”B. 戏谑地让人离开：“嫂子一霎儿就来，你还在那里啰啰儿，还不赶紧拔脫！”

这个词见诸字书，还得感谢吴趼人这位清末的小说大家。吴研人是清末谴责小说的杰出代表，代表作就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在写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后，又写了本《近十年之怪现状》作为续集。两部小说交相呼应，构成了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的鸿篇巨制。小说的场景、人物、语言与济南有着紧密的关联。吴研人是广东佛山人，生性好动，喜欢游历，各处奔走。有过在济南长期客居的经历，对济南的方言比较熟悉，在他的作品中出现了很多济南方言，而且自己还作了注释。

吴研人的小说将这个词写成了“拔碇”。《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有一个人名叫伯述，与符最灵都是济南人。在第七十四回里描写了这样一段情节：这天，伯述来见符最灵。伯述道：“闹到如此田地，……不如早点回家乡去罢。”符最灵道：“我何尝不想。一则呢，还想看他补个缺；二则我自己年纪大了，……有这两层难处，所以我捱在这里，不然啊，我早就拔碇了（拔碇，山东济南土谚，言舍此他适也）。”这里的拔碇表述的是自己离开的意思。

在《近十年之怪现状》的第十五回里，抚辕文案田仰方来见在济南享